节气

端午有艾几缕香

唐筱毅

端午时节的雨丝总沾着艾草香。微风悠悠地吹着，田野里、地垄沟旁，艾草就在那一片葱茏里冒了出来，就像一群低调的绿衣精灵，在细雨里，悄无声息地生长着，静静散发着属于自己的清新味道。

哼着“大王叫我来巡山”的欢快曲子，我蹦蹦跳跳地就出了小院儿，往右一拐，顺着那条满是荆棘的小道，朝着坡上走去。在我的记忆当中，这山坡就是艾草的地盘。一到夏天，暖阳从云隙漏下来，给漫山遍野的艾草镀了层金箔，风过时涌起绿浪。

还没走到近前，那股熟悉的清香就慢悠悠地飘过来了。这香啊，不像玫瑰那般浓郁得刺鼻，也不像茉莉那样甜得发腻，就是一种质朴的、从大自然心底散发出来的清新，闻着就叫人心里舒坦。看呀，艾草长得细细瘦瘦的，一身碧绿，既没娇艳的花朵来吸引人，也没高大的枝干来显示自己，就那么安安静静地在杂草丛里、地垄沟中扎下根，悄无声息地长着，却又用这丝丝缕缕的清香表明自己的特别。

母亲常说艾草是通人性的。幼时跟着她在田埂边采艾，总见她用拇指轻轻搓揉叶片：“你瞧这绒毛多软和，像不像襁褓里的小娃娃？”

我弯下腰，认真地挑着每一根艾草，只采上面带着叶子的那一小截嫩茎，这可是能吃到鲜嫩艾草又不会有渣子的诀窍。艾草就像个神奇的小物件，越采它长得越欢，过不了几天，新的一茬又冒出来了，就和割不完的韭菜似的。没一会儿，我就装了小半提篮。一抬头，发现夕阳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溜到山下去了，天边就剩一抹淡淡的红，眼前的山影也渐渐被暮色染得黑乎乎的了。

带着满满的艾草回到家，母亲已经在厨房忙活开了。最常见的做法就是把艾草切碎，和蛋液一块儿炒。母亲炒出来的艾草，鸡蛋总是不怎么看得见。我呢，有自己的法子，适当地洒些水，再盖上锅盖焖一会儿，出锅的时候，那艾草被金黄的蛋液严严实实地裹着，颜色好看，香气直往人鼻子里钻。开始的时候，母亲老是嫌艾草苦，要先在开水里焯一下，可我就喜欢那点苦味，觉得这才是艾草本来的味道。在我的坚持下，后来全家都爱上这种略带清苦的炒法，像接受夏天本真的脾性。

艾草可不单能做菜，还有不少用处。《本草纲目》记载：艾以叶入药，性温、味苦、无毒、纯阳之性、通十二经、具回阳、理气血、逐湿寒、止血安胎等功效，亦常用于针灸。每年端午，母亲都会把一部分艾草晒干，用花花绿绿的布头缝成小巧的香包，再装上几片干艾草，放到箱子、衣橱里。等到换季拿衣服的时候，那艾草的清香一下子就散出来了，既能赶蚊虫，又给衣服添了不一样的味道。我也会兴高采烈地帮母亲做香包，在上面绣小花、小动物，或者用香头烫出树叶的纹路，再用心编五彩的挂绳。晒干的艾草在布袋里沙沙作响，夜晚枕着它入睡，连梦境都染着草木清气。

端午前后，艾草还能变成青团、艾糍、艾饺这些美食。咬一口青团，软软糯糯的外皮裹着清香的艾草，甜和清新在舌尖混合起来，就好像把整个夏天都吃到肚子里去了。“端午食艾，无灾无难”，老祖宗传下的这句话，满是对生活最实实在在的祈愿。

端午的山风穿堂而过，掀动晾在檐下的新制香包。一闻到艾香，以前那些欢乐和温暖就像潮水一样涌上来。艾草早就不只是一种植物了，它是童年欢乐的记号，是亲情温暖的连接，承载着那些平凡又美好的时光，年复一年，在记忆深处散着悠悠的清香，永远也不会散掉。

糯米粽子里的乡愁

朱先贵

蝉鸣撕扯着夏日的尾巴，老槐树下的竹筛子盛着新采的粽叶，奶奶的手在光影里翻动，像极了老屋梁上那串被岁月摩挲得发亮的铜钥匙，轻轻一转，便打开了记忆中关于糯米粽子的潘多拉魔盒。粽叶是端午前半个月便要准备的。奶奶总说，山涧旁的粽叶最是灵气，吸足了晨露与月光，自带一股清冽的草木香。她踩着晨雾去采叶，回来时鬓角还沾着细碎的草屑，怀里的粽叶却像被小心呵护的珍宝，一片叠着一片，绿得能滴出水来。在青石板上洗净粽叶时，清水漫过叶片的纹路，仿佛在诉说着大山的故事，而奶奶的手，就那样温柔地抚摸着每一片叶子，像是在安抚一群调皮的孩子。

泡好的糯米雪白雪白的，在铁脸盆里泛着光泽，像是撒了一把星星。奶奶包粽子时，手法娴熟得像在编织一个美丽的梦。她将粽叶卷成漏斗状，填入糯米，中间放上腌制好的五花肉或是花豆米，然后轻轻一折，用棉线系紧，动作流畅如行云流水。不一会儿，一个个小巧玲珑的粽子就整齐地排列在竹蒸笼里，像是等待检阅的士兵，带着某种神圣的使命。

蒸笼升起袅袅白烟，香味便迫不及待地钻了出来。那是一种混合着粽叶清香、糯米甜香和馅料醇厚的味道，像一条无形的线，将整个院子都串联起来。小时候的我总是蹲在灶台前，盯着蒸笼上的白气发呆，看着白气在阳光里升腾、变幻，仿佛看到了远方的某种召唤。当粽子终于出锅，奶奶掀开笼盖的那一刻，热气裹挟着香味扑面而来，让人忍不住直咽口水。剥开粽叶，糯米晶莹剔透，像是被染上了一层淡淡的绿色，咬一口，软糯香甜在舌尖绽放，五花肉的油香或是蜜枣的甜蜜在口中蔓延，那是一种直达心底的满足。

后来去了浙江金华，在城市里也吃过各种口味的粽子，鲍鱼粽、龙虾粽，华丽的包装下是精致的口感，却总觉得少了些什么。直到某个端午，在异乡的街头闻到熟悉的粽叶香，脚步不由自主地停了下来。卖粽子的是位中年妇女，她的粽子摆在一个朴素的竹篮里，粽叶的边缘有些许破损，棉线系得也不那么整齐，却让我想起了奶奶的手。买了一个粽子，坐在路边的长椅上剥开，糯米的香味混着淡淡的草木香钻进鼻腔，那一刻，眼泪突然就涌了出来。那些被城市的繁华掩盖的乡愁，在这小小的粽子里，突然变得清晰而浓烈。

糯米粽子，就像一位温柔的使者，承载着浓浓的乡愁。每一片粽叶，都是母亲般的怀抱，包裹着游子的思念；每一粒糯米，都是故乡的土壤，孕育着挥之不去的眷恋。它是记忆中的味道，是无论走多远都无法忘记的温暖。如今，每当端午来临，我总会试着像奶奶那样包粽子。虽然手法笨拙，粽子也不如奶奶包的好看，但在这个过程中，那些关于故乡、关于奶奶的记忆便会一一浮现。粽叶在手中翻飞，糯米在盆里沉淀，仿佛时光也在这一刻静止，回到了那个老槐树下的夏天，回到了奶奶温暖的怀抱里。

或许，乡愁就是这样，藏在一个小小的糯米粽子里，藏在那熟悉的香味里，藏在每一个关于故乡的记忆里。无论岁月如何变迁，这份乡愁都会像粽叶的清香一样，永远萦绕在心头，成为我们心中最柔软的角落。



诗词

初夏随笔三题

张武扬

试茗答友

纤路踏青花烂漫，林烟向晚柳丝长。
隔溪入盏莺啼远，小院题诗雀舌香。
陆羽新裁吟玉蕊，东坡拟借吐蟾光。
山川瑞气烹春啜，净洗尘心欲坐忘。

茶笺酬友

云裁嫩蕊茅椽外，独向青螺杜宇知。
瑶草春深凭野处，金茎日煖寄心期。
松声与梦经风雨，莺啭因花阅岁时。
霞色拾来溪作伴，烟浮乍试自成诗。

烹茗吟友

燕语莺啼先遣信，悠然岁事几枝新。
穿林花影琴溪夜，煮涧茶烟竹径晨。
观色有缘疏雨问，闻香如约碧萝春。
清风两腋犹仙品，一啜诗情待故人。

舒城天子寨游记

王家富

龙舒胜境似蓬莱，天子遗踪石上苔。
万仞峰奇云作障，百年松翠锦成堆。
曾闻魏武屯兵戍，恍见军旗破雾来。
古寨凭栏思往事，山川入画任吾裁。

七律四首

许厚今

琅琊山

滁地名山叠翠流，欧公遗爱越千秋。
醉翁亭勒雄文著，同乐园彰德政优。
深秀波光浮鹤影，琅琊梵呗度云舟。
摩崖漫刻兴衰事，巢许梅开寄唱酬。

天柱山

雄奇灵秀皖公山，一柱擎天出翠鬟。
飞石盘云浮浩渺，悬泉泻玉响潺颜。
诗心水印摩崖侧，禅意香凝古刹间。
欲借松风添羽翼，偕游健步信登攀。

龙眠山

千古文城地望崇，龙眠毓秀翠微中。
瀑悬布练披银雪，峡涨溪流碾玉虹。
投子寺传谋士略，山庄图展画师功。
最堪相国陵园处，万顷松涛荡晓风。

浮山

亿万斯年古火山，滨江屹立唤风颜。
奇峰怪石林花静，幽洞巉岩涧水潺。
雅士摩崖存翰墨，浮图精舍列仙班。
春来临望怀清兴，醉倚霞裾不思还。

游子吟

袁牧

我是您脐带上解不开的结
从稻穗弯腰的角度
长成瓜藤缠绕的弧度
晒场上的谷粒
每颗都刻着我的胎记
我变作犁铧
在暮色里啃食土地
变作耕牛反刍的月光
变作草堆里捉迷藏的童年
五月的龙舟号子声
惊醒我缱绻的乡音
我的行囊里装着
整个村庄的节气
立春的蓑衣，谷雨的斗笠
以及白露打湿的童谣
如今在钢筋丛林里
像头沉默的老牛
反刍屋檐下燕子的呢喃
从他乡到故乡
地图上两厘米的跋涉
却耗尽我半生月光
母亲用白发编织的渔网
总在子夜收紧
勒进我日渐模糊的乳名里

出版单位：安徽市场星报社 地址：合肥市黄山路599号时代数码港24楼 新闻热线：62620110 广告垂询：62815807 发行热线：62813115 总编办：62636366
采编中心：62623752 新闻传真：62615582 市场星报电子版www.scxb.com.cn 安徽财经网www.ahcaijing.com Email:xbxy2010@126.com
零售价：1元/份 全年定价：240元 法律顾问：安徽美林律师事务所杨静律师 承印单位：新安传媒有限公司印务公司 地址：合肥市望江西路505号 电话：0551-65333666